

文獻通考

三百三十九上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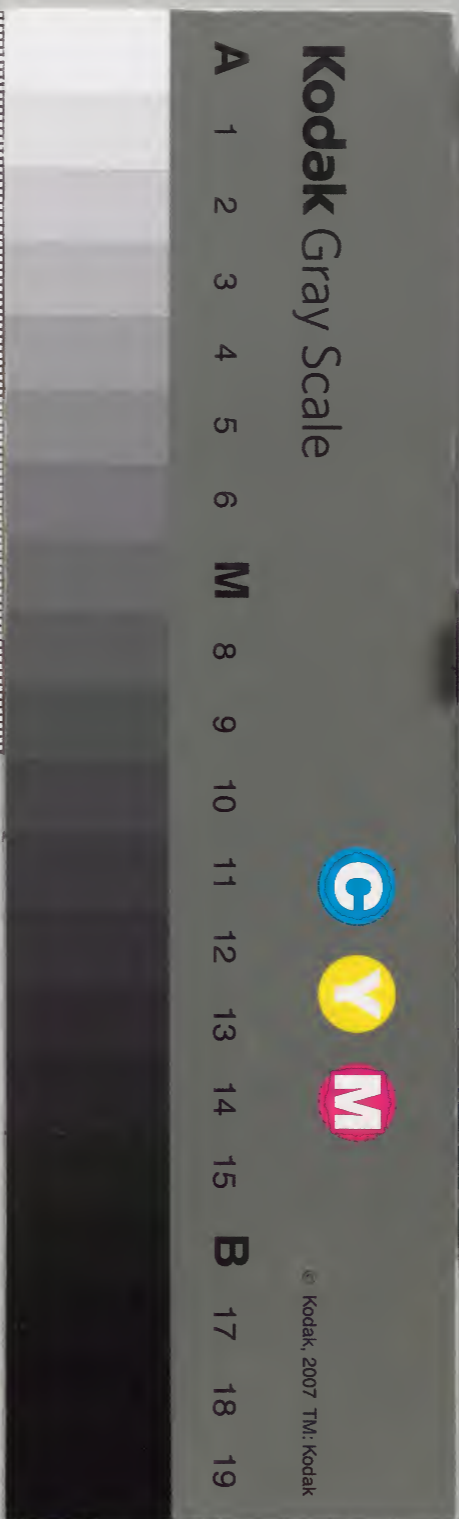
四裔考

漢書門類		六〇〇號	二函	二架	一四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號	二函	二架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
冊數	140	(137)	
函號	294	6	

三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九

鄯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大秦

名犁靬靬居言反一云前後漢時犁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

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治安都城宮

律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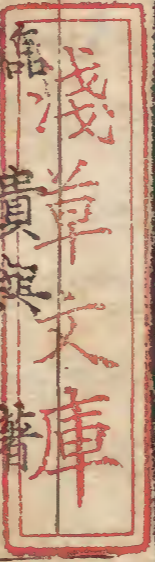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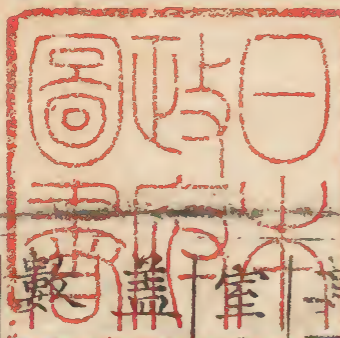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

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

皆髦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又十

里一亭三十里一埃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

里一亭三十里一埃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



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人皆循
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
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

本中國人也玉有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

群雞中欲啄米至輒驚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

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

白馬朱髦瓊瑁玄熊赤螭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

渠似玉瑪瑙石似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方力獷

惡寶截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

欲萌築墻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

則死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

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云

難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

玉自墮開口則旛眊亂出前漢武帝遣使至安息

歲眉峭鼻亂髮拳鬚長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

四尺五寸眊人志反名曰海中布作毼毼毼毼之屬其色又鮮於

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繡素解以為胡

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

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冰底有盤石珊瑚生其

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

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

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

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

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

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隣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又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賣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嘉初大秦王安敷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大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臣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桂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入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多工巧善織絡或有侍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

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摩隣國在秧羅少米變無草木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斯粟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天秦法有尋法其尋蒸報於諸夷狄中判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狗驢馬等肉不拜國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而巳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放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其國東南南通交趾又或末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

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北里日入處
失之遠矣唐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新唐書云拂菻
即古大秦也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強
而伐之遂臣屬焉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
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
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
足碧身紺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
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

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
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
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
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秦已上三國與大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
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
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

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

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則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此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鷹驚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入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或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也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

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

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

無他種義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

後周史云

蘇利城隋史云蘇蘭城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

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

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

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

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

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

接甚遠中有驚鳥歌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

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

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

布布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

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

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

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

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才割妃

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

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銀

錢事大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中最高醜

穢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

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

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州略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真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萆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醜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戰勝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為直黑為曲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

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禡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後其王為大酋所逐大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龍朔初又訴為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為都督俄為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

子泥涅師為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
復三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
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
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
十輩獻碼碯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
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又有陀拔
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
居婆里城世為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能臣大食
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為歸信王後八
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
袍金魚留宿衛為黑衣大食所滅貞觀後遠小國
君遣使來朝獻有司未嘗參攷本末者今附之左

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
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
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脩疆且說遣使者
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
般王安殺並遣使來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因
吐火羅大會羅摩獻獅子五色鸚鵡天寶時來朝
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
蘇利息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
曰商彌治阿賒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
寒有五穀蒲萄若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為
中國候新城之國在石東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
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為葛邏祿所并

悅般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飾餽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

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讐數相征討魏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大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擊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治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
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
皆有異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
珊瑚琥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
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
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
北至踈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踈勒
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并屬踈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
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
華夏亦類踈勒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國治
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
無定界北至踈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踈
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百戶二千餘懸度山在
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
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
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
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
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罽賓歷大頭痛小頭

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

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則至死唯冬
可行尚區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改

也可行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踈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馬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菓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時遣使朝貢

阿鈎羗

阿鈎羗後魏通馬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菓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馬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
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
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
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
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中國有勿悉城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貢方物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鎊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嘗

貳于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甸攝其國事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

朝貢

社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蒲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禽其王及妻子

歸京師國中有一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大良馬又云碎葉國

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南是大唐北界
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
水嶺南流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北流者盡歸
胡境而西轉墮者莫知數在教達嶺北行千餘里
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乳
巖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數在教達嶺北行千餘里
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
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
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
所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
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一兵馬數萬城堡
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探甲冑專相虜掠以
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即天
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
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火種田宜大麥
小麥稻禾豌豆飲蒲萄酒麩酒醋乳

東女

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咀羅羗別種也西海亦有
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
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

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
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
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
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
官受而行之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
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立之凡二次為小王
三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
三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
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垂璫足曳鞮鞞
履俗輕男子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
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
金風俗大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

詣山中布糴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
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
易服不擲沐貴人死剥蔽其皮肉骨甕之糝金屑
瘞之王之葬殉者至數十人隋開皇六年遣使朝
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為
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
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
門中郎將其王歛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
歛臂左王鈴衛負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
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
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為王貞元九
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卧庭逋租

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董
君湯悉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
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
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為吐蕃羈屬部數千戶
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臯處
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
賜官祿於是松州羗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
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羗

西女

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種皆女子
多珍貨附拂菻若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子不
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耳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馬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澹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

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開元天寶間獻馬驥異藥軋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為吐火羅葉挹怛王其後隣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可安西兵助討帝為出師破之軋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

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鑠頗梨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

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襖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鍤石訶梨勒石密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擡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

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須鬚以婆羅門婦
女多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殺
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等肉
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嘗遣
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
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揔生小兒長
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
入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
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
都此處其士女壞偉壯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
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
禁音樂人相爭書不至歐擊又有禮堂容甚難天
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
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
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

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
從寬莫唯從儉郭郭之內里開之中天地所生無
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綉珠貝滿於市肆
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木為廬舍有似中國寶
舉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有偏挑人千不
可其蔓菁根大如雞子香而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
同蒲萄大者如鷄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
一孔反一國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
起禮也者京兆人樊淑劉此絡者河東人樂陵
呂禮也者京兆人樊淑劉此絡者河東人樂陵
所產也腹壯小脚腕長善者曰走千里其駝小
緊背有孤峯良者曰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
上脚似駝蹄頸項如勝得人騎行五六里有氣如
二升又似駝蹄頸項如勝得人騎行五六里有氣如
溫地無冰雪人多瘧疾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
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
盡於西海焉又云未祿國在亞細亞西南七百里
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
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佛寺其境東西四百里
里南北百八十里材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
川是流沙南有六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漑一
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

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榛過日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葡長葱顯蔥芸薑胡芹葛藍單達茴香笑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鷄其俗以五月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天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六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余此菓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憐突厥好斂人肉突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厭足似牛蹄好斂人肉突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寘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

末換二曰突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為主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突深種孫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差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

告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閩婆又致貢物于李煜
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今後勿以為獻六年遣
使來貢方物七年九年皆遣使入貢太平興國二
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
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纁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
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綿越諾揀香
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
副蕃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船主蒲希密至南海以
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
牙乳香寶鐵紅絲古貝五色雜花番錦白越諾
琉璃瓶無名異薔薇水等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

帶束帛以答之至道元年其國船主蒲押陀黎齋
蒲希密表獻白龍腦膂膈龍鹽眼藥白沙糖干
年棗五味子偏桃薔薇水乳香山子番錦駝毛褥
面白越諾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
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
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
赦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
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太宗
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隣為其統屬今本國
所管之民裁天數千有都城界山海間又問其山
澤所出對云唯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
云象用象媒誘致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

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
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閤門
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
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
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成至三年舶主陀婆離
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陀婆離詔書并器服
鞍馬六年又遣使婆欽羅三摩尼等對於崇政殿
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
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
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
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年秋蕃客
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

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
駕東封陔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自國
初以來數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
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為
西人鈔掠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
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為武寧
司階每入貢朝廷視其物多寡加賜答之以進奉
蕃守為郎將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蕃長司
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
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
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
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陀婆離有俞盧和地

有麻羅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
腦兜羅綿毬錦襪番花簞陀婆有金飾壽帶連環
臂鈞數珠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
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強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
提點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
務郎以上清強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
日乞取賈市者以自盜論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
州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
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
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
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
氈毯國擬諸蕃衝要其王錦衣玉帶躡間金履朔

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為柱綠甘為壁
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之屬悉用百
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
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
為之市肆誼譁金銀綾錦之屬種種而聚技巧咸
精建炎三年張浚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玉寶貝
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
廢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浸缺武備不
修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損數十萬緡貿
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宜以禮贈賄而
謝遣之乃詔張浚並不得受量度支賜以答遠人
之意紹興元年六年俱以船舶入貢乾道四年進

貢方物初遣使賫寶貝象牙乳香等入貢舟至占
城為所奪訴於福建市舶上令以理遣回開禧間
遣使入貢

拂菻

拂菻國南東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
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達靺青唐乃抵
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
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獻鞍
馬刁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
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攬粟麥以蒲
萄釀酒樂有箜篌胡琴小箏篋偏鼓王服紅黃衣
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

人昇之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
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唯夏秋
兩得俸給金錢錦縠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
輕者杖數百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
海不尚鬪戰鄰國小者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
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
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
玉帛二百匹白金餅對衣金束帶

按唐史有拂菻國以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
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
朝史拂菻傳則以為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
元豐時始遣使入獻方物今以二史兩拂菻

傳參之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餘界亦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為一國云

邈黎

邈黎國宋元祐四年般次冷夷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北

杜氏通典曰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大種故從

大以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

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

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

則弓矢短兵則刀鉞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

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
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騊騊騊騊
言其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馱
騃騃馱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騃騃馱而馬類也生
提騃音陶騃馱音圖騃馱音顛又云騃騃馱音也
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
暴及涇陽地今安定平原郡人被其苦至曾孫
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
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
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維邑東至衛境侵盜尤
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洛今

之地上郡銀川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

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為鮮

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

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諧戎

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

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涇洎

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

元朔二年遣衛青渡河西至高闕破匈奴河自

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

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

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

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于
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襄

平即遼東府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漁陽今

陽密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今安東郡郡以距胡

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伐奔北夷至七國時國

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

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

又云正北匈奴以橐駝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

宋遼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洛今

郡安化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

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帝因妻

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吕后文帝復通和親其

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燒回中宮今扶風於

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

入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

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

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関河

西置酒泉等郡今隔絕羗胡遂通西域宣帝時

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

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

元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

上書願保塞上谷今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

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善

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

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

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飢疫死耗分
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求為藩蔽扞禦
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後又移居美稷今西
臧官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居息人不許
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
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
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劉元
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
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
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
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
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

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
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
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
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
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大
武神廡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
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
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
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
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
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
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

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
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
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
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
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
中寇原州原今平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
靖滅其國靈州武今靈郡摠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
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
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珣叛還故
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
其西突厥自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
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
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
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
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可
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
驪谷仁節死焉賊又陷異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
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
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
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
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

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且置吏租皆入府幕
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約
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
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
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穀若十萬穀工豆反張弓
也弩悉勒習戰大縱畜牧入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
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也胡
襜褕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

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
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
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
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
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所
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
塞今安化延安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
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
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樓煩今朔方疑今朔方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
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
庸施朝那今延安郡臨涇縣是時漢方與項羽距

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

姓呼延者是也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者其貴種也蘭姓今亦有之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在今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安成寧郡之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也秋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蹕者繞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象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

軋

軋者謂輓轅其骨節若今之厭時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

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旦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左者以左為尊

日上戊己其送

死者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

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

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

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

包取之

故其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將兵往擊之於

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

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

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

乃使使問厚遺闕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

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

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

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

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

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
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新破少入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入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
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
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
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
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
單于閼氏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為書使使遺

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
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布
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
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
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
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
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報書卑辭答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
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
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往來
入塞捕殺吏卒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郡
之縣

七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
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不告單于也聽後
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
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使不得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少吏猶言
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洩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
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

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
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舍居止也使者至
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
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和親甚便漢
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
宗人女為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宦人中行
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
患也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
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
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湏酪
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䟽記以計識其人
衆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必窮之
日夜教單于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閑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
陽原燒回中官候騎至雍今扶風
郡縣甘泉漢甘泉宮
在今雲陽
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
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
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時賈誼論邊

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
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是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
車舟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稱皇今稱
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
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臣切料
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
三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陛下何
不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今
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

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音窳
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
四荒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
得食而饋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
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
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府所殺掠甚衆於是
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
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
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
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

屠邑毆掠畜彘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
吏賴杜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
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
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嗜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
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坡出
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矣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官騶發

善勝者也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筥以木板為之

木薦以木板為盾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交接去就

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伎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伎三中國之長伎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

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

者其衆數千飲食長伎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

此當之乎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

表裏各用其長伎衡加之以衆橫此萬全之術也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

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

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

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

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

侯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
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
谷藺石雷石也可投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
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
之也摠計城邑以上為中周虎落虎落外先為室
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
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
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
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
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其無夫若妻

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
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
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其
驅者令本主以半賞之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此事欲立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德義於主上也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
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
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
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
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

聶壹翁姓聶各壹翁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謂私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

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

伏單于伏兵而待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

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

也單于得尉史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

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

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塞之當

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

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

青得首虜七百入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

為胡所敗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於是

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

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

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

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

而為固漢亦築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絕斗

世縣之斗曲入匈奴界首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
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
陟安侯數月死其年匈奴數萬衆入代郡鴈門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
王怨漢奪河南地築朔方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
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
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
漢遣大將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漢亦

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
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單于既
得翕侯以為自次自次者尊重用其姊妻之與
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直度以誘罷漢兵徼極
而取之微要也誘令疲要其毋近塞單于從之其
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
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益康曰匈奴
祭天處
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
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
天神之主而祭之即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初連山得
胡虜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
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盡亡其軍
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
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
新秦中以實之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
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
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
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

焉

負戴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

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

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目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如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

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

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

因城以單于之徒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

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

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

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足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于烏維立為

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井首及從票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各也去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吉遷辱之北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

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
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
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
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在烏孫北眩音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兵者
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
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
見信信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

和親

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今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

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
所餘者無幾皆當其盡也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
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
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
欲多得漢財物紹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
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紹王烏殊無意入漢於是數使奇兵
犯漢邊漢乃使郭充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
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
使一人吊單于一人吊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
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時
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
人私告漢以兵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
將二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殺之
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匈奴兒單于立
三歲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
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
列亭至盧朐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伉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

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
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
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
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
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恃逆昔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也且
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
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

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七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衆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丘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急遣其輜重

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妻子坐壘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居水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作疲極困也苦隨殞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殞敗也音讀罷讀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

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
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橋與與貴人
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
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
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
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
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
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
所未嘗肯會龍城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

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
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
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亡入匈奴漢
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林數千或曰胡人
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歸漢使不
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矣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
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
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
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
以備奔走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
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明
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
試擊異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古賢王犁汗王四千騎無幾言不多時
也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皆張掖縣也張掖太守屬
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
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
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
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會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
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

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遣田廣明
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軍兵十餘萬騎
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
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
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
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
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
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
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

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計馬數萬疋
牛羊甚衆又重以飢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
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
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
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
境省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
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
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外城塞外諸城是歲匈
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
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
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

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
者不能下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
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鞬單于既立
二歲暴虛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
左地貴人共立稽侯柶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為呼韓邪單于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握衍朐
鞬單于與戰兵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
單于呼韓邪謀殺右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降奇共
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
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知其寃復殺
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既而車犁烏籍為屠耆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耆屠耆兵敗自殺屠耆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終

昔不... 田... 六十... 田...

